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LABULENG
TAWADE
SHEHUI
WENHUA
BIANQIAN

拉卜楞“塔哇”的
社会文化变迁

贡保草 著

民族出版社

拉卜楞“塔哇”的 社会文化变迁

贡保草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卜楞“塔哇”的社会文化变迁/贡保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105-10102-3

I. 拉… II. 贡… III. 藏族 - 村落 - 社会变迁 - 研究 - 夏河县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377 号

策划编辑: 李志荣

责任编辑: 欧 泽

封面设计: 吾 要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40 毫米 × 203 毫米 1/32 字数: 185 千字

印 张: 6.875

定 价: 20 元

ISBN 978-7-105-10102-3/K · 1687 (汉 855)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 - 58130047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绪 论

藏族是我国 56 个民族之一，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在创造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丰富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 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数字，藏族人口现有约 541.60 万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等省区。

藏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本民族鲜明特色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宗教理论、天文历算、绘画建筑、文学艺术、医药病理等。藏族文化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不断创造、丰富并得以传承下来的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是藏族人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各种文化的总和。藏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融汇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最终形成今天既具有浓郁本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又兼具兼容并蓄、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

依据不同的角度，藏族文化可以有多种分类：如以社会发展形态分，可分为原始社会的藏族文化，奴隶社会的藏族文化等；以社会发展阶段分，可分为史前时期的藏族文化，象雄时期的藏族文化等；以生产形式分，可分为藏族牧业文化，藏族城镇文化等；以阶级、阶层分，可分为藏族贵族文化、贫民文化、僧侣文

化等；以宗教信仰分，可分为史前信仰文化、苯教文化等；此外还可以江河流域分或以地域分等等。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单一的一种特色，她会因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程度等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显示出文化的复杂性。本书以地域划分，来研究藏族文化。以地域作为研究藏族文化的途径，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民俗传统、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这样，藏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因地域的不同而被展现出来，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通过对某个地域文化的研究，既展现藏族文化的多样性，也通过对这个地域文化的研究来探讨生活在其间的各民族及其文化发展变化的脉络、趋势等。

但不管以何种方法分类研究，研究民族文化的根本在于它最终关注的不是文化而是民族，研究文化因素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现象的探讨，力求加深对民族本身的认识，包括民族的本质和特征、各民族从起源到消失的演变规律、民族繁荣和民族衰退的客观原因等。所以，研究藏族文化不仅是关注藏民族的发展和变化，而且也关注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它的发展及其变化对于整个国家在安定团结、发展繁荣方面的重大影响。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藏族文化就有了其重要的现实社会及政治意义。

一、选题意义

第一，“塔哇”是藏语，意为寺院周围的村庄。“塔哇”一词有几种含义，如“边地居民”，“寺院中倒灰的人”，“寺院边的村庄”等，由此可见，“塔哇”一词的含义从它产生到现在为

“寺院边的村庄”的意义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因为一个词的产生、发展、演变必定有一定的脉络，且词义虽有变化，但意义应是明确和具体的，然而“塔哇”一词的含义目前在各种记载中仍不一致，有的指人，有的指村庄等，而且从“塔哇”的各种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塔哇”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词的发展变化，它的历史和藏民族的社会、政治等的历史演变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研究拉卜楞“塔哇”，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剖析“塔哇”一词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会对本书的研究有一个较好地把握，并奠定本书研究的基础。

第二，研究一种文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分析。依据不同的角度，藏族文化可有很多种分类，但“地域文化的研究是目前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形式”^①，而且“藏族文化的研究中，此类作品仍很少。”^②拉卜楞文化是藏族文化中的一类，而且是藏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拉卜楞寺曾经是安多藏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它有力而且多方面地影响着其所属地区的文化，因而形成拉卜楞文化。而拉卜楞文化又是由许多支系组成的，拉卜楞“塔哇”文化即是其中的一种地域文化，它是从更加具体和典型的地域角度出发来研究藏族文化。拉卜楞“塔哇”文化即是通过分析、研究拉卜楞“塔哇”和拉卜楞寺的关系以及它的自然地理状况、经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及其变迁等，最终总结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人文的背景下，拉卜楞“塔哇”文化所表现出的具体形式，所表现出的在物质、精神、制度、民俗等方面受寺院文化强烈影

①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第16页，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② 同上。

响的特点。拉卜楞“塔哇”文化所受拉卜楞佛教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它对拉卜楞寺和藏传佛教文化的反作用，说明拉卜楞“塔哇”文化对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多传统民俗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整合能力，这种文化整合能力正是“塔哇”文化的特点，是它得以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不断发展、繁荣的原因，同时也反映出了藏文化的文化核心特点及其强大的文化功能。拉卜楞“塔哇”文化、也即藏文化正是有了这种重要的特点和功能，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保持了浓郁的藏民族文化特色又兼容并蓄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从而使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本书通过对拉卜楞“塔哇”文化的研究，不仅要了解它的表面现象，即外在表现，更要通过表象知其本质，总结出它的特点、作用、功能、影响、地位等，从而全面了解拉卜楞“塔哇”文化。因此，从这一点说，研究拉卜楞“塔哇”文化有其特别的学术价值。

第三，要研究一个地域及这个地域的文化，首要的问题是地域必须要有特点，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代表性，即普遍性，它能代表某个文化整体系统中的某一方面，是这个文化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否则，研究的涉及面太小，代表性不强，所研究的成果的普遍指导意义不大，那么这个研究无论是在学术方面或是在思想性方面、现实性等方面的意义就大大减小了。本书的选题——拉卜楞“塔哇”文化研究，可以说在藏族文化研究中既具有普遍性又有地域特色，因此，可以作为研究藏族文化的切入点，以点及面，从一个小小的角度来洞悉藏族文化的发展、演变，最终不仅对藏族文化有全面的认识而且对促进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从而体现出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塔哇”是藏族社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村庄形式。它的产生不同于一般的村庄。它是围绕藏传佛教寺院

而形成的村庄，而且必须是先有寺院而后形成的村庄才叫“塔哇”。如果是先有村庄，后有寺院，那么，这个村庄就不能被称为“塔哇”了。这类村庄或有其他名称或被称为“德哇”，即村庄。“塔哇”是具有普遍性的。在藏区，围绕着寺院形成许多“塔哇”，尽管“塔哇”的类型多种多样，规模有大有小，但它们的形成都是一样的，是在寺院建成之后，逐步围绕它而形成的。拉卜楞“塔哇”的形成也是这样的，是在拉卜楞寺建成之后，才逐步形成的。因此，拉卜楞“塔哇”作为无数个“塔哇”中的一个，拉卜楞“塔哇”的文化，作为藏族“塔哇”文化中的一支，作为藏族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一种类型，是具有普遍性的。同时，拉卜楞“塔哇”又有其特殊性，即有其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表现在几方面：首先，是地方特色。拉卜楞地区是指在1709年拉卜楞寺建立以后，由于其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和重要的地位以及所属的108个遍布在四川、青海、甘肃等地的属寺等原因而逐渐形成的。当时，拉卜楞寺并不叫这个名称，第一世嘉木样在此地建寺之后，命寺名为“甘丹协珠卜达尔吉扎西叶苏奇拜琅”，简称为“扎西奇寺”。1714年，一世嘉木样的宫邸修成后，当地及附近的广大蒙、藏族群众出于对大活佛和大学者的崇敬，称呼其住所为“喇让”（或曰拉章，意为宫邸）。他们为区别其他寺院大活佛的“喇让”，在“扎西奇”（意为吉祥旋佛宫）前冠上“喇让”二字，称为“喇让扎西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流逝，又因附近无其他“喇让”，遂把“扎西奇”三字省略了，简化为“喇让”，久而久之，“喇让”音变为拉卜楞，并逐渐以拉卜楞代替了“扎西奇”，成为寺名、地名。所以，拉卜楞地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拉卜楞地区是指拉卜楞寺所辖教区，即今甘肃南部、东部、四川北部一带；狭义的拉卜楞地区仅指一个镇，即拉卜楞

镇，上、下“塔哇”是其所辖的一个社区。所以，拉卜楞“塔哇”是属于整个藏区中的安多藏区的一个地方，它位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在这里，有着不同于其他藏区的自然景观和社会、历史、人文背景。因而，就显示出拉卜楞“塔哇”的地方特色；其二，是拉卜楞“塔哇”的民族特色。拉卜楞“塔哇”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村庄，但由于拉卜楞寺曾在历史上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政治、经济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有一整套的附属与政治体制的经济运作体系，再加上它强大的宗教、文化、经济等的影响，使得在它周围形成了繁荣的集市，且规模越来越大。这就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外来人口来此居住、经商，所以大量的回、汉及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从外地迁到此处生活，这就使得“塔哇”这个小小的村庄汇聚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就有不同的语言、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民俗文化等等。这样，“塔哇”在民族成分上就体现出了多民族性，而多民族的特点也就形成了“塔哇”文化的多样性。这样，各民族在长期聚居的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在文化上体现出多民族文化共同繁荣的状态，从而使拉卜楞“塔哇”文化体现出以藏族文化为主，兼具多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点。所以，拉卜楞“塔哇”在民族成分和文化上是具有特色的。其三，是拉卜楞“塔哇”的经济特点。经济作为文化产生的基础，是有其很大的决定性作用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拉卜楞“塔哇”是依附于拉卜楞寺的建立而形成的，作为一个村庄，其经济结构是多样的。传统的有农业、畜牧业、商业、手工业等，新兴的有旅游业、服务业等。“塔哇”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多样的性质，而在多样性中，商业和手工业一直是其经济结构中的重点。在“塔哇”这样一个以藏族为主，而藏族又

不善经商的地方，商业和手工业自然就以其他民族为重，但其经营的内容却又突显出藏族文化的特质。同时，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所以，“塔哇”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上，就产生了相应的文化。经济上体现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文化上的多样性。所以说，拉卜楞“塔哇”的经济是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对其经济及其结构的研究就成为对其文化研究的重要的基础。

综上所述，“塔哇”是藏族的一种村落形式，它的形成具有特殊性。在藏区，凡是先有寺院而后在其周围形成的村庄，就称之为“塔哇”。所以，“塔哇”是一种属于藏族的既特殊而又普通的村庄。在藏区，有着许多的“塔哇”，拉卜楞“塔哇”是这许多“塔哇”中的一个，所以它的文化也是藏族“塔哇”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拉卜楞“塔哇”文化是有普遍意义的。同时，拉卜楞“塔哇”又是极具地域特色的，由于它具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人文社会背景及受拉卜楞寺的极大的影响，使拉卜楞“塔哇”显示出与其他“塔哇”不同的性质，其在文化上的反映也就体现出它独有的特点，拉卜楞“塔哇”文化不仅是整个“塔哇”文化的一种类型，也是整个藏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因此，研究拉卜楞“塔哇”的独有的文化特色又使它有了研究的特殊意义。

第四，拉卜楞“塔哇”是依附于拉卜楞寺的建立而形成的。由于拉卜楞寺在历史上曾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使拉卜楞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特权。依附于拉卜楞寺的“塔哇”从一开始就与拉卜楞寺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人身等方面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它是拉卜楞寺的“拉德”（即神民）区，居于“塔哇”的藏族居民是拉卜楞寺的属民。基于此方面的原因，产生于这种制度下的文化必然带有浓烈的旧时代的历史

烙印。随着新国家的建立，新制度的实行，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的制度被彻底推翻，它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被废除，拉卜楞“塔哇”与拉卜楞寺的关系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拉卜楞“塔哇”不再是拉卜楞寺的“拉德”区，其地的藏族百姓也不再是拉卜楞寺的属民。这种由于外来客观强势所造成的拉卜楞“塔哇”在政治、经济、制度、宗教等方面的改变，也使拉卜楞“塔哇”文化产生巨大的变迁。因此，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度的演变，深刻地反映出拉卜楞“塔哇”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及其在文化上的发展变化。

第五，拉卜楞“塔哇”是依附于拉卜楞寺的建立而形成的，而且在历史上它和拉卜楞寺在各方面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由于拉卜楞寺在历史上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安多藏区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文化或直接或间接地受拉卜楞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位于拉卜楞寺边的拉卜楞“塔哇”则是直接笼罩在拉卜楞寺佛教文化的氛围中。所以，拉卜楞“塔哇”文化就必然带有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气息。以藏族为主的拉卜楞“塔哇”，尽管有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存在，但拉卜楞佛教文化是对拉卜楞“塔哇”文化影响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其次，拉卜楞“塔哇”是一个村庄，它不是寺院，因此，它的文化又必定不同于拉卜楞寺院文化，拉卜楞“塔哇”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拉卜楞“塔哇”文化多样而丰富的特点表现在：首先，拉卜楞“塔哇”文化作为一种世俗文化，它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寺院文化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拉卜楞“塔哇”文化不仅是藏族的文化，它是居住在拉卜楞“塔哇”的各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也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中形成的。这些文化上的特质都是拉卜楞寺院文化无法替代的。所以，拉卜楞“塔哇”文化终究是属于

一般百姓的文化，是区别于拉卜楞寺院文化的世俗文化。但是，不可否认，拉卜楞“塔哇”各民族都深受拉卜楞佛教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各民族的文化中都体现出拉卜楞佛教文化的印迹。所以说，拉卜楞“塔哇”文化是具有浓郁藏传佛教特色的多民族的世俗文化。拉卜楞“塔哇”文化的这种特质以及它的文化所体现出的丰富性、复杂性，也决定了它是藏文化中较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因此，对它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是对这一地区文化的挖掘、研究，也可以进一步了解藏文化丰富的内容。

第六，从“塔哇”文化的角度探视拉卜楞寺及藏传佛教和拉卜楞“塔哇”藏族百姓及其他民族的关系，同样可以显示出这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反映出藏传佛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形成一套严密的政教合一的制度体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深深地渗透到藏族百姓及其他民族的生活中，而拉卜楞“塔哇”的各民族也由于物质、精神、心理、经济等的各方面的需要而接受藏传佛教。二者的结合，使藏传佛教最终以一种文化的方式根植于藏族及其他群众的生活中，形成拉卜楞“塔哇”文化独具特色的、多样的表现形式。在拉卜楞“塔哇”文化形成、发展、繁荣的过程中，它不仅推动着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着拉卜楞寺及藏传佛教的发展和繁荣。因此，通过对拉卜楞“塔哇”文化的研究，就比较容易理解藏传佛教寺院及藏传佛教在藏区迅猛发展的原因，藏传佛教文化与藏族世俗文化水乳交融的关系以及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具体、更直接地反映出藏族文化的本质，即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文化气息。

第七，由于拉卜楞“塔哇”文化具有多方面的特性，即文化的普遍性、独特性、多样性、代表性等，所以对拉卜楞“塔哇”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一条直接、全面、深入地了解藏族文

化、藏民族、藏族社会的途径。因此，了解、分析和研究拉卜楞“塔哇”文化，就可以从它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把握藏族及其文化发展的规律、趋势，从而在经济日益迅猛发展，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既可以很好地继承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继续保持它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可以利用、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使其为民族地区及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更好地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因此，在藏民族发展经济、建设文化时，本书的研究可提供一些经验，这就使本文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八，以安多藏区的拉卜楞“塔哇”文化研究为基础，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将研究进行拓宽，既可以进行横向研究，拓展到对整个藏区的“塔哇”文化的研究，通过对比研究比较“塔哇”文化的不同类别等；还可以作纵向的对“塔哇”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剖析“塔哇”产生的时期、背景、性质、变迁、现状等等，这样，“塔哇”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就更加具体、鲜明和清晰。所以，“塔哇”文化的研究前景是很广阔的，其研究的潜力很大，可挖掘的内容很多。

二、研究现状

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藏学研究者对“塔哇”文化的研究非常少，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是在县志或州志中提到“塔哇”，主要是说明其意义和性质，而且对它的解释各不相同。关于“塔哇”的研究，不管是从其产生、发展、演变或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入手研究的文章非常稀少。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仅查出一篇关于“塔哇”的专题研究文章。值得笔者欣喜的是，这篇关于“塔哇”的文章刚好就是关于拉卜楞“塔哇”文化的研究，即王琦于1986年发表在《西北史地》

上的《拉卜楞上下塔哇解放前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状况》一文。作者通过实地调查，较详细地研究了解放前拉卜楞“塔哇”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从经济方面来说，分门别类地调查了拉卜楞“塔哇”的经济结构，分析了农业、畜牧业、商业、手工业的实际情况及它们在整个“塔哇”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居民在这些行业中的生产方式、生产内容、产品种类等；从政治制度方面来看，主要研究了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的制度及对属地的统治方式，拉卜楞寺与拉卜楞“塔哇”在政治制度上的关系、“塔哇”农户在人身上与拉卜楞寺的依附关系，农户所承担寺院的各种差役等。这篇文章可以说在所涉及的问题上的研究是较全面、详细和透彻的。因而，虽然关于拉卜楞“塔哇”研究的专题文章只此一篇，但它却有极大的、多方面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由于较详细地研究和分析了解放前拉卜楞上下“塔哇”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因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和笔者所研究的“塔哇”问题一脉相承，从中可以剖析出拉卜楞“塔哇”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轨迹，相应地，拉卜楞“塔哇”文化的巨大变迁也可由此得到解释。

虽然关于拉卜楞“塔哇”文化研究的专题文章不多，但拉卜楞“塔哇”作为属于拉卜楞地区的一个地方，尤其是作为曾经在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统治下距离寺院最近的藏族村庄，关于它的文化及其变迁可以参考研究拉卜楞文化的研究成果。而关于拉卜楞文化的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民俗、民族，还是历史、宗教、社会制度等内容上，研究成果众多且较深入。这些成果对研究拉卜楞“塔哇”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而且其中有的成果，尤其是关于拉卜楞宗教、民俗等的研究成果直接就是拉卜楞“塔哇”文化所要研究的内容。

（一）关于拉卜楞地区社会制度研究的成果有：孙尔康的

《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吴均的《论安木多藏区政教合一制统治》，王琦的《解放前甘南桑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研究》，包寿南的《八至十世纪甘肃藏族历史发展的几个特点》，张文郁的《拉卜楞视察记》，徐旭的《安多的社会及其建设问题》，唐景福的《甘南藏区解放前的社会性质》等。

（二）关于拉卜楞地区历史研究的成果有：李式金的《拉卜楞之地方志略》，李安宅的《拉卜楞寺概况》，曲又新的《拉卜楞名称的由来及其权属辨疑》，王洲塔的《拉卜楞寺建寺始末》，由杨占才等人节译的《安多政教史》中的《大夏河南北卡加六族等史略》，卡杰的《拉卜楞寺民主管理简介》，扎扎的《嘉木样二世生平及其在拉卜楞寺的历史作用》，等。

（三）关于拉卜楞地区宗教研究的成果有：高长柱的《拉卜楞之宗教》，才布丹的《甘南藏民祭山插箭》，索代的《拉卜楞寺的法会》，杨正刚的《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传播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之我见》，李安宅的《李安宅藏学文论选》，李德宽的《甘南州藏传佛教现状的调查》，等。

（四）关于拉卜楞地区经济研究的成果，有：李式金的《拉卜楞之交通》、《拉卜楞之商业》《拉卜楞之人口》，于式玉的《拉卜楞番民的经济生活》，陈世明的《解放前的拉卜楞民族商业贸易》，才让加的《关于藏族寺院经济的兴衰及其实质的探讨》、《拉卜楞寺院经济模式初探——藏族寺院经济现状调查》，王一清的《历史上甘南的民族贸易简述》，杨明的《试析拉卜楞朝圣对经济的影响》，唐莺的《拉卜楞番民的经济生活》，等。

（五）关于拉卜楞地区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教育研究的成果有：李式金的《拉卜楞之民族》、《拉卜楞之民风》，于式玉的《拉卜楞藏民妇女之梳发》、《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冯锐翔的《拉卜楞民间歌舞音乐》，王一清的《甘南藏族的服饰和住房》，

万玛多吉的《拉卜楞地区民间艺术特色》，张肇熙的《解放前夏河县地方教育发展简介》，索代的《拉卜楞寺的佛教艺术》，等。

三、研究展望

第一，“塔哇”是藏族社会中特有的一种村落形态，它的产生有其特殊性。“塔哇”是依附于佛教寺院而形成的村落，因此，它的产生、发展和藏传佛教的发展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基于“塔哇”的这种性质，在此基础上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塔哇”文化。“塔哇”文化是独特的，因为它深受藏族寺院文化的影响，同时作为一种世俗文化，必定会随着自然环境、社会人文背景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所以，“塔哇”文化是藏族寺院文化与世俗文化在频繁的交流、互动中衍生出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塔哇”文化作为藏文化中特有的、重要的内容，其研究意义可见一斑。然而，目前对于“塔哇”文化的研究依然非常薄弱。这种薄弱不仅表现在研究的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研究的视角、方法等上。因此，本书希冀通过研究，能初步加深对这一领域的认识，而且以本书的研究为基点，可以为藏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并将这种研究拓展到对整个藏区“塔哇”文化的横向和纵向的历史及对比研究中去。

第二，拉卜楞“塔哇”是藏区众多“塔哇”中的一种，但它是具有代表性的。众所周知，拉卜楞文化是整个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极具地方特色、影响很大的文化类型，这早已被学术界所认可。所以，对它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但拉卜楞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所涉及的面也是很广的，可以涉及甘肃、青海、四川等藏区的文化表现形式。所以，拉卜楞文化又是由许许多多的地方文

化类型和系统组成的，因而拉卜楞文化研究的内容是复杂而多样的。当前，有关拉卜楞文化的研究已具有一定的广度及深度，所需要做的是对它进行更加系统、细致、分类、深入地研究，以进一步体现拉卜楞文化的博大精深、灿烂丰富。

拉卜楞“塔哇”文化是拉卜楞文化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它既具普遍意义又有特殊性。研究拉卜楞“塔哇”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对这种文化形态本身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揭示该地区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规律，并由此得出发展的对策。目前，对拉卜楞“塔哇”文化研究成果的薄弱状态，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经济等的发展。本书研究拉卜楞“塔哇”文化，希望通过对这个地方的文化做一个全面、深入地剖析，了解它的历史、现状，全面认识其政治、经济、民族、民俗、宗教等各个方面，填补对拉卜楞“塔哇”的研究空白，丰富拉卜楞文化及藏文化的内容，也希冀通过这个研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的发展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四、突破创新

第一，“塔哇”是藏族特有的一种村落形式，它的形成、发展是较特殊的，和藏族寺院在历史上有过极其紧密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较特殊的文化形式。本书以“塔哇”作为研究外延，研究“塔哇”文化，可以说是从一个较新颖的角度来研究藏文化，新的视角会带来新的发现和新的结果，因而，以“塔哇”为立足点来研究藏文化的系统、内容和结构，是比较有新意和有意义的。藏文化研究长久以来对这个独特且很能体现藏文化特点和本质的研究角度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本次研究，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突破和创新。